

远远不止听音乐——

耳机：“听”出现代人对生活的态度

文/图 万物拣史

你会随身携带耳机吗？忘带耳机会焦虑吗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，耳机已经从一件单纯的播放设备成为了我们外化的器官。如今，对许多当代年轻人来说，出门忘带耳机，就失去了安全感。

从“耳箱”、“听诊器”到头戴式耳机

关于耳机的焦虑在它刚发明的时候就有了，只不过当时的焦虑不是忘了带耳机，而是“戴耳机”。

1881年，为了提高电话接线员的工作效率，美国发明家埃兹拉·吉利兰德(Ezra Gilliland)打造了一款“肩扛式听一体机”，包含了通信设备和单边耳罩接受系统。这套设备重约10斤，需要把扬声器和麦克风绑在肩上使用。

1891年，法国工程师梅卡迪厄(Ernest Mercadier)对耳机进行了决定性的改良，把10斤减到了两个鸡蛋的重量，外形犹如听诊器，佩戴在下巴而不是头部，已经接近现代耳机的原型。

从“耳箱”到“听诊器”的进化与当时的一项通讯服务有关。19世纪80年代，电话的普及，催生了早期的在线服务——电话广播。人们可以在有线电话上订购歌剧服务。听诊器的外形极大地减轻了用户耳朵的负担。

1910年，美国发明家纳瑟尔·鲍德温(Nathaniel Baldwin)发明了头戴式耳机。这款耳机受到了美军的青睐。由于耳机是鲍德温在厨房手工打造的，产量完全不能满足军方需求。军方希望他申请专利，建厂扩大生产。但鲍德温认为这只是个小创新，并没有申请专利。

这个“不起眼”的小发明在一战中起了奇效。其中的一项重要应用，就是成为美军开发的声学定位器的部件之一。机组人员通过戴上的耳机进行监听，可以确定敌机的位置。

没人用耳机听音乐，直到立体声耳机出现

早期的耳机只能听到响



肩扛式听一体机



外形犹如听诊器的耳机

声，使用范围大部分集中在广播、无线电通讯等专业领域，没人想到耳机可以用来听音乐。直到1958年，立体声耳机出现后，耳机才靠着音乐，撬开了消费者的钱包。

那一年，发明家高斯(John Koss)与工程师兰格(Martin Lange)合作开发了一款便携式立体声留声机，连上随机配送的耳机，就可以听到立体声音乐。但人们对留声机并没有多大兴趣，耳机却引发了人们极大的热情，音乐爱好者们终于可以通过耳机听到具有现场感的高保真声音。于是，高斯开始了第一款定位于听音乐的头戴式耳机KOSS SP-3的生产和销售。

在立体声耳机小范围走红之后，高斯马上和甲壳虫乐队(The Beatles)合作推出了Beatlephones，有了当红乐队的“带货”，耳机才跳出专业圈，成为大众消费品。

1979年，索尼推出的Walkman随身听把耳机从室内带到了户外。这是全球第一款便携式随身听设备，耳机从家用产品变成了个人便携式产品。它解除了个人听音乐的场景限制。其后二十年，Walkman成为移动场景播放设备的统治者。

戴上耳机意味着时尚，意味着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。

降噪耳机：在噪声中解救双耳

科学研究表明，长时间暴露在85分贝以上，会导致暂时的听力损伤；每天暴露在90分贝的噪声8小时以上，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丧失。然而85分贝在生活中却特别常见：地铁站和公交车站的噪声等级就在86分贝和84分贝左右。

因此在嘈杂的环境中听音乐，你需要让耳机音量高出环境音才能听清楚声音，这也代表你在承受更大的听力损伤风险。



这时，解救双耳的降噪耳机出现了。

严格来说，所有的耳机都有降噪功能。降噪分为两种方式，其一是被动降噪，即通过物理的方式尽量把声波挡住。比如用手捂住耳朵就是一种被动降噪。一些耳机使用隔音材料将耳朵包裹起来，还有一些入耳式耳机会像耳塞一样堵住耳朵，这都会起到一定的被动降噪效果。但在早高峰时的公交车、地铁站等嘈杂的环境中，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。

现在流行的降噪耳机所采用的降噪方式属于主动降噪。它利用了波的“相消干涉”原理。声波依靠周围介质的震动来传播。当空气分子受到挤压开始震动，会带动相邻的空气分子继续震动，逐渐将声波传出去。如果两个声源发出“相反”的声音(物理学中被称为相位相反)，对邻近的同一空气分子施加的挤压正好相互抵消，这个空气分子就不会震动，声音便消失了。

如今的降噪耳机应用这一

原理，先采集环境中的噪音，经过处理后，在耳机中产生一个相反的“噪音”，以此抵消掉原本的噪音，达到降噪的目的。

一般一款隔音效果良好的耳机通过被动降噪可以将环境噪音降低15-20分贝，而通过主动降噪功能，可以在此基础上，再将噪音降低20分贝左右。

没有戴过降噪耳机的你，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仿佛将耳朵包裹起来，还有一个火车发动机没有了轰鸣声，身边的熊孩子不再哭闹，你对面的情侣连吵架都像是说谜语……这个纷扰的世界不会再打扰你了。

摘下耳机已成为新世纪的脱帽礼

有人说，手机和耳机已经进化成为当代人类的体外器官，如果说手机是社交工具的话，耳机大概就是当代人反社交的保护伞。手机让有限的线下社交转化成无限的线上社交，社交场景的转移让社交变得简单随意。与之相随的便是逐渐退化的线下社交能力，而

此时隔离外界喧嚣的耳机便成为暂时切断与外界联系的“庇护所”。

《华尔街日报》曾报道称，耳机所扮演的角色，不再仅仅局限于听音乐和接电话。即便处于关闭状态，它们也悄然向外界传递着一个讯息：“别靠近我”。戴上耳机，就好像拿出了一张“不在场证明”，可以面无表情地应对身边发生的一切。走在路上，可以不必注意周围有没有熟人打招呼，不用费力去拒绝健身房销售和房产中介无休止的打扰。

对于几乎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公共空间的现代人而言，戴上耳机，似乎可以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，回到属于自己的避风港。

耳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进化发展后，其功能早已不止于聆听音乐。它背后隐藏着现代人对生活的态度。戴还是不戴，就是交流与不交流的暗示。几人行时，不戴耳机就是无声的陪伴告白；为迎面走来的人取下耳机便是21世纪的脱帽礼。

(部分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“万物拣史”文字整理：福袋)

“建筑大师”织巢鸟

□赵盛基

卡拉哈里沙漠，生长着一棵树龄在200年以上的金合欢，枝杈伸展，树冠如盖。远远望去，树上好像有个草垛，走近一看，却发现是个鸟巢。这个鸟巢搭建在几根树枝上，不仅精致漂亮，而且大气豪华，足有一吨多重，里面居住着数百只鸟。鸟类专家说，只有织巢鸟才能筑造出这么庞大的巢。

织巢鸟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，它们喜欢筑巢，也善于筑巢。虽然它们只有麻雀般大小，“大”却是它们追求的目标。筑巢的时候，它们同心协力，衔来一根根树枝、草梗，精心筑造。由于它们是社会化动物，不仅喜欢集体活动，而且喜欢群居，所以它们把巢穴建造得十分庞大。

然而，虽然居住在一个巢里，但它们并不混住，而是独门独户地独居。所以，虽从外表看，只是一个巨大的巢，似乎没有什么玄机，但里面却分割出一个个互不连通的单间，每个单间只住一对鸟夫妻。

一个鸟巢一般有少则几十、多则数百个单间，有的更多。即

使一只鸟住一间，都绰绰有余，空置率很高。于是，有些投机取巧的其他鸟类就借住其中。对此，织巢鸟却并不介意，反而乐于相助，“不收房租”。

有了这么多的房子，应该知足了吧？不！织巢鸟们并不满足，它们继续不厌其烦地衔来树枝、草梗，扩建、装饰自己的巢穴，乐此不疲。或许这是它们的天性吧，要不为什么叫织巢鸟呢！

巢穴被扩建得越来越庞大，以致支撑它的树枝不堪重负。终于有一天，其中一根树枝被压断了，建在上面的鸟巢也从中间断裂，将近一半的鸟巢瞬间坠地。正在巢中的鸟儿猝不及防，发现危险慌忙出巢，想要逃离。可是很不幸，来不及了，有几十只鸟被自己精心打造的巢穴砸中，一命呜呼。

它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赫赫有名的建筑大师建造的巢怎么这么脆弱？其实，这是它们贪婪的结果。它们不是建筑技艺不精湛，而是不知满足，高估了树枝的承载能力。大，没什么不好，关键的是基础要牢固。

居有竹

□孙香我

昨天去逛街，在一家花店里看到一盆竹子小盆景，萧疏三两杆，参差有致，实在可爱。想将其带回家，但和老板谈价钱没有谈拢，我便往店外走。我的还价只是靠船下篙，并没有瞎砍价，本以为老板会喊住我。老板是个四五十岁的男士，蛮懂的，没有喊我回去。我中介无休止的打扰。

回来心里一直放不下，念兹在兹。

今天上午下了些小雨，午时忽然放晴。刚吃完饭才十二点多，我就骑上电动车往那家花店赶去，生怕小竹子被人买走了。记得昨天看到的小竹子是放在一进店门的架子上，我赶到花店就先往那里看。这一看，心

里一惊：小竹子不见了。老板正坐在店里喝茶，我忙问，昨天那竹子呢？老板的手往另一边一指，原来是换了个地方。我不再和老板啰嗦，加了一点钱，就将这盆竹子抱了回来。名利那么好的东西，我辈常常无所谓，偏是在这些无用之物上放不下心，也是一痴。小竹子名叫米竹，又称观音竹、凤尾竹，名字很雅。昔日东坡有言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无肉使人瘦，无竹使人俗。”

竹子清直有节，颇似谦谦君子，对之真可令人忘俗。但我辈穷措大，家中唯有两间陋室可容抱膝，哪有院子可以种竹赏竹。案头唯有这一盆小竹子赏玩，聊胜于无，我辈也就可以“冒充”不俗，免得东坡笑话。

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14

□月同

笑看人生潮起潮落

自古，一笑泯恩仇。而今，一笑活百岁。能笑、会笑，笑对人生困苦，乃生命的法宝。

离开黄木老人的家，我们前往番禺区洛浦街东乡村的梁细妹老人家。

听村支书介绍，东乡村是个城中村，有7000多人口，是番禺第二大村。我们走村穿巷，远远时不时传来几声犬吠，颇有农家趣味。步入一个院落，进入梁细妹老人家的正厅，厅堂比较宽敞，大概20多平方米，零星摆放了几件简陋的家具。

“老人家，我们来请您啦！”梁老躺在床上，见到我们，兴奋地坐了起来。她戴了一顶深棕色的毛线帽，孔雀蓝毛呢上衣外穿着件黑色棉背心，裤子是略薄的小脚裤，没有着袜。天气寒冷，我赶紧把老人的双脚放进了被子里。

梁老满目慈祥地看着我们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绽开一脸笑容，每根深邃的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。她拉着我在床沿边坐下。

“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呀？”我问。

老人听不懂普通话，身旁的小儿子回答：“我阿妈年轻时有一手农业耕种技术，她在村里中队做过农艺师，后来也打打散工。”

“我阿妈生了三个孩子，我是最小的儿子，上面还有两个姐姐，平常由我照顾母亲。”

“你们家现在是几代同堂啊？”我问。

“也就三代人，我阿妈、我、我儿子。”小儿子回答。

我有些许疑惑：“你的儿子多大了，还没有成家吗？”

“我儿子40多了，有点残疾，还没结婚。”小儿子有些无奈。

我意识到这户人家的艰难不易。这时，梁老一只手指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摘下头上的毛线帽。我连忙将她的手塞进棉被，生怕她受凉。一会儿，她又从棉被下探出手来，用干裂、粗糙的手，指向自己嘴里仅剩的一颗牙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还有一颗牙。”这一举动逗笑了众人。

我着实觉得这颗牙齿弥足珍贵，它嵌在老人松软的牙床上，酸酸苦辣、冷硬咸淡地走过了一个世纪。虽然现在歪向一侧，摇摇欲坠，但仍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。

“老人家现在的身体状况怎样啊？”我继续问。

“阿妈精神状态都挺好，就是脚痛，现在耳朵不太好。”

我再次把梁老颤抖的双手放进棉被，示意她躺下。她依旧顽皮地探出手来，指着牙齿说：“我还有一颗牙。”

此起彼伏的笑声在厅堂里回旋，跃出门楣，融进了窗外凛冽的寒风中。我望着这间简陋而空旷的屋子，凝视着梁老慈祥而善的笑容，突然明白，在老人冗长的一生中，她以笑待人，温柔淳朴、宽容敦厚地对待身边人和事；更是以笑待己，笑看生活的困顿艰辛、笑看人生的潮起潮落。

百岁老人小资料

姓名：梁细妹
性别：女
出生年月：1915年8月(105周岁)
民族：汉族
户口登记地：广州番禺洛浦街
受教育程度：初中
是否识字：是



梁细妹(右)

换一个带螺纹盖的瓶子

□李星涛

瓶子原先有一个储蓄罐，是一个天坛形状的玻璃瓶，瓶口和盖子都没有螺纹，只要捏住突兀的盖帽顶端，就可以轻易打开或盖上。我和妻子每天买东西找回的硬币都放在这个瓶子里，六岁的儿子要用零花钱，也可以掂起脚尖从这里拿取。时间长了，这瓶子就变成儿子的储蓄罐了。

今年期中考试过后，我发现储蓄罐里硬币减少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許多，虽然我和妻子依然像往常那样，每天都往里面投币。于是，我便给儿子定下一个规矩，如果不是买学习用具，或者复习资料，不许带钱去学校，更不允许到小区门口买零食吃。规矩定下了，可儿子还是隔三差五地违反。

妻子是一个小学的政教主任，她讲故事加说理，对儿子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教育，但成效甚微。我打算没收儿子的储蓄罐，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。一天，儿子的舅舅来走亲戚，他看了看儿子的储蓄罐，给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让我把瓶子换成一个带螺纹盖子的试试。我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按他说的方法做了。

瓶子更换了，里面硬币减少的速度果真慢下来了。真是奇怪！同样是瓶子，只不过多了几道螺纹，盖盖多了两次旋转的过程而已，怎会有如此显著的效果？

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儿子的舅舅笑了，说：“你上网查查高速公路上的匝道原理吧。”

打开电脑，输入匝道原理，不由恍然大悟。原来，早先高速公路上的匝道都是直的。道边有醒目的标志，提醒司机减速行驶。然而效果不大，不少车辆在出匝道时，因继续按照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速度导致事故频发。后来匝道改成了弯道，虽然没有提醒减速的标志，可行驶到匝道上时司机都会自动减速了，事故大大减少了。

我和妻子给儿子规定标准，看管的只是儿子的思想，而思想是无形的、复杂的，其看管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而换一个带螺纹的瓶盖，它所管束的对象已不再是儿子的思想，而是他的直接行动。生活中，行为上的规范和制度，有时远比思想上的一千遍说教、一万次警戒更有效。

洗手，洗好了，身边没有毛巾或纸巾，便用手，以将手上的水珠甩干。没想到手指甩到了水龙头上，一阵钻心之痛。再看手指，中指的指肚已经乌紫了一块。

在阳台上晒太阳，久坐以后站起来，想伸展伸展筋骨。却忘了身后的窗户是开着的，后背直直地撞了上去，被拉出一个长长的血痕。所幸不是撞着脑袋，不然，脑袋得开花。

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，太专注而忘了走路，一脚踢到了一块凸起的水泥疙瘩上，虽然穿着皮鞋，脚尖还是被踢得刺痛。脱鞋一看，大脚趾的指甲盖已经裂开了。

进门时，一头撞到了玻璃门上，因为玻璃门太洁净了，以为没门。摸摸额头发现，就这么一撞，已经鼓起了一个大包，好多天都没有消肿。

是我们用力过猛吗？没有啊。

不必用力过猛

□孙道荣

吃一口饭，咀嚼，然后吞咽。又扒拉一口饭，咀嚼。忽然，只听“嘎嘣”一声，原来牙齿咬到了一颗小石子，张开嘴巴一看，门牙竟然被崩掉了一小块……

甩手、走路、吃饭、跨进门、站起来，想伸展伸展筋骨。却忘了身后的窗户是开着的，后背直直地撞了上去，被拉出一个长长的血痕。所幸不是撞着脑袋，不然，脑袋得开花。

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，太专注而忘了走路，一脚踢到了一块凸起的水泥疙瘩上，虽然穿着皮鞋，脚尖还是被踢得刺痛。脱鞋一看，大脚趾的指甲盖已经裂开了。

进门时，一头撞到了玻璃门上，因为玻璃门太洁净了，以为没门。摸摸额头发现，就这么一撞，已经鼓起了一个大包，好多天都没有消肿。

是我们用力过猛吗？没有啊。

人人都是瓦伦达

□朱辉

瓦伦达是一位杂技表演家，最擅长的项目是走钢索。他曾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无数次，从未失手。

有一次，他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表演。美国各界名人有不少都会亲临现场，一旦表演成功，对于他个人的名望和杂技团未来的发展，都具有重大意义。于是在演出前，瓦伦达的神经前所未有的紧张了起来。他在训练时不停自言自

语：“这次太重要了，不能失败。”他的妻子在一旁非常担心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

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“瓦伦达”，最明显的例子就在

足球场上。无论是马拉多纳还是梅西、C罗，都曾多次罚失过点球，有时甚至直接打飞了。以他们的球技，外加见识过的大场面，按说应该不会如此。然而紧张的心理就是那么难以克服。

当你患得患失之时，往往是运气最差的时候。我们无法完全忽视成败得失，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得失心，不要让它祸害我们太深。